

介紹黑蝙蝠中隊部分美方指參人員

· 李崇善 ·

序言

黑蝙蝠中隊是一個「中美合作」的特殊部隊，舉凡任務性質、部隊編裝、使用機種、補給系統、訓練方式、作業程序、保密規定及生活紀律等，都與一般部隊不盡相同。主要原因是適應在「中美合約」工作時，雙方不同的工作條件、價值觀念、對任務安全的看法及國際局勢考量等錯綜複雜因素。故在平日工作中，黑蝙蝠中隊人員必須與不同階層的美方同仁接觸，真誠合作，努力達成共同的工作目標，藉以報效國家。

現願就個人記憶所及，談一談當年美方指

、參階層的長官，在雙方同仁間產生的互動關連，讓國人瞭解當年在「中美合作」時期的實況，把保密多年的謎底，公布出來，提供大家評論和玩味！

指參階層

本文所談的「指參階層」，係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臺北站屬下的「空軍組」(Air Section)而言。這個「空軍組」是與黑蝙蝠中隊關係最為密切的「指參階層」。它與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為對應單位，密切合作，由雙方來決定任務航線、執行日期及方式。而作戰人員之派遣、戰術、戰法之運用，則是由黑蝙蝠中隊視任務需要自行釐定，上級單位並不加以干涉。

美方CIA之「空軍組」，係常駐在臺北



經國先生(右)與美國中情局臺北站長克萊恩博士(Dr. Cline)(左)(1958)



兩度來臺(1962及1970)出任美國中情局臺北站長的納爾遜先生(1964)

市「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即後來的美國海軍輔助通信中心—USNACC、陸軍技術團—USATG等不同名稱之情報機構所在地)，臺北站的負責人是站長(HEAD)：例如當年的道根將軍(Gen Dagan—The head of USCIA Taipei Station)、克萊恩博士(Dr. Cline—The head of USNACC)、納爾遜先生(Mr. Nelson—The head of USNACC)、福特將軍(Gen. Ford—The head of USATG)以及再次來臺的納爾遜先生(Mr. Nelson—The head of USATG)等所擔任的職位。在臺北站站長之下設置一個「空軍組」，由一位組長全權負責，歷任組長都是由現役的空軍上校飛行軍官出任。組長以下有副組長及具有電子、領航、特戰等專長之空軍軍官多人。

我認識的第一位「空軍組長」

我認識的第一位「空軍組長」，不是空軍上校，而是一位海軍中校飛行官，因為他不屬於臺北站「空軍組」，而是個特殊的臨時編組。時間是在民國四十四(一九五五)年，因應當時特殊背景之需求，CIA(中情局)在決定執行電子偵察(ECM—Electronic Counter Measure)任務時，並沒有直接使用在臺灣所有「西方公司—WEI」之人員及飛機，而是利用美國太平洋空軍、海軍與中華民國空軍所組成的特殊臨時編組，彼時稱為「獵狐計畫」。利用中華民國空軍第八大隊的PB4Y-2巡邏轟炸機及空勤作戰人員來執行。「獵狐計畫」的人員接觸到的第一位臨時編組「空軍組」組長，實際上是由美國海軍借調來的飛行軍官蓋博中校(Comdr. Gable)(化名)。

蓋博中校是位濃眉大目，動作靈敏，活力充沛的海軍軍官。口齒清晰，語氣果

斷，歷次作戰任務提示及歸詢，都是由他親自擔任，下達作戰規範時，字正腔圓，肯定有力。當年我方空軍與他平行對應的長官，是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國際情報組副組長李懋寅上校。兩位長官在密切配合，共同協力下，讓這個臨時編組的「獵狐計畫」，獲致豐碩戰果，戰績輝煌，獲得中、美雙方政府的高度評價與肯定。

蓋博中校的保密習慣良好，行為謹慎，多年來他不會留下任何一張含有他個人影像的照片。筆者當年擔任「獵狐計畫」的電子反制官（ECM Officer），與他有一整年的工作接觸，對他的領導作風，非常敬佩。自民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臨時編組的「獵狐計畫」圓滿完成後，ECM任務就正式移轉給CIA（中情局）駐在新竹基地的西方公司特種任務組（SMG）來執行。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見到這位蓋博中校。

蓋博中校的副手是一位空軍上尉電子軍官郝曼（Capt. Homen）（真名），他是CIA（中情局）由太平洋空軍司令部借調而來，專門負責「獵狐計畫」電子作業，從設計、訓練、任務提示、歸詢等全盤工作，都是他一人經辦。他為人客氣，端莊有禮，專業學術精良。總是穿著制式的空軍軍常服。他曾經接受過韓國李承晚總統頒授的勳章，常年佩戴在軍常服上，特別引以為榮。他也就是筆者ECM的業師，故而終身難忘。一九九九年，他夫婦來臺北出席「空軍第三十四中隊團圓在臺北」的聚會，與老隊友們在圓山飯店相會，暢談往事，極為欣慰！

蓋博中校的另一位副手是空軍少校飛行軍官懷特（Maj. White）（化名），他在二次大戰時，擔任過B-17飛行員、領航員，後來又轉

學電子反制，工作經驗豐富，思考縝密。他忠厚信實，服務CIA（中情局）多年，對黑蝙蝠中隊的飛行技術及戰鬥實力，非常欽佩與讚賞。他後來晉升中校，主管CIA預算分配及管制，是一位極力主張與中華民國空軍合作的人士之一，對我政府極為友善。一九九九年，他夫婦亦隨團出席。

我認識的第二位「空軍組長」

一九五六年，筆者奉命隨「獵狐計畫」的任務移轉，調入黑蝙蝠中隊前身西方公司的「特種任務組」服務，繼續執行ECM任務，擔任電子反制工作。這時才算真正的認識臺北CIA「空軍組長」，名字是派克上校（Col. Parker）（化名），他是一位標準的空軍現役飛行軍官，常常面帶笑容。他不主持飛行前之



前空軍總司令徐煥昇上將（右），與美國中情局臺北站長福特將軍（中）在P3A交接典禮。攝於新竹基地(1966)



美國中情局臺北站空軍組長派克上校（右）與副組長艾倫中校（中），接受我空軍長官頒贈飛行胸章(1958)

任務提示，而是由一位是空軍現役副組長（電子軍官）艾倫中校（Lt. Col. Allen）主持，艾倫中校執行任務提示時，口齒清晰，任務組員均能清晰明白瞭解任務重點。他與黑蝙蝠中隊的上下同仁，常常相聚談天。

派克上校（Col. Parker），樂於參與中方隊員活動，民國四十六（一九五七）年，本隊電子反制官葉震環中尉在新竹市中正路規模較大的半日式餐廳舉行結婚典禮，請衣復恩署長證婚，衣署長特別邀請派克上校等數位美方同仁前來參加。這次結婚典禮，是西方公司成立以來史無前例，第一次同仁結婚，能有中、美長官共同出席，場面熱鬧，既新鮮又有趣，這次婚禮辦得喜氣洋洋，中美貴賓皆大歡喜。賓主盡歡，永留佳話！

美國中情局臺北站空軍組長藍格利上校（左）與本隊隊長呂德琪上校，兩人合作愉快



經國先生（左）出席歡迎空軍組長寇茲上校夫婦（右2、1）酒會，左2為本隊隊長殷延珊上校(1959)

筆者與葉震環中尉，同事六年。不幸他在民國四十八（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執行RB-17C電子偵察任務時，於廣東恩平上空遭中共MiG-17PF「全天候殲擊機」擊落，全體機員十四員壯烈殉國，令人悲慟不已。

我認識的第三位「空軍組長」

派克上校任滿回國後，由空軍上校法藍克（Col. Frank）（化名）接替，法藍克上校是瘦高型身材，留有八字型小鬚鬚，挺胸擡頭，很像英國紳士。他在新竹東大路一〇二號一次營區的聖誕節晚會上，安排一部英國影片，片名是「魯爾水壩轟炸記」。電影演完後，他向全體官員及眷屬們說明影片意涵，並強調黑蝙蝠中隊偵察任務的危險性，與影片中的境況非常相似。他更強調黑蝙蝠中隊任務的貢獻，比「魯爾水壩轟炸記」的價值更加偉大。

在法藍克上校任期內，擔任本隊作戰任務提示的是一位電子專業軍官——副組長艾德華少校（Maj. Edward）（化名），他是位具有電戰專業的官員，溫和有禮，學識豐富。在某次中、美聯歡的晚會上，被中方同仁們連續敬酒，把他灌得酩酊大醉。美國朋友怕失禮，初來臺灣，還沒學會如何「拒絕乾杯敬酒」，在盛情難卻下，只好接受美意。今日想來，作為地主的我們，似乎應該瞭解「適可而止」的禮貌。可惜當年大家都是年輕人，氣勢旺盛，過分熱情，有欠考慮。

我認識的第四位「空軍組長」

接任法藍克上校的是空軍上校羅吉斯（Col. Rogers）（化名），這位組長也是瘦高體型的標準身材，兩眼炯炯有神，與中方同仁相處愉快，合作融洽。他與當時的隊長孫以晨中校，常常就大陸防空軍事設備之發展情勢，及如何增進任務安全等相關話題，交換意見，頗能獲

致相輔相成之具體成效。此期間黑蝙蝠中隊之戰技精湛，士氣高昂，先後多次完成深入大陸腹地，執行電子偵察及特種空投等的艱巨任務，榮蒙雙方政府的高度肯定與慰勉。

民國五十三（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孫以晨隊長親自率組員十四員駕駛B2V-7U機，深入大陸山東地區執行電子偵察任務，於山東萊陽上空，遭遇中共JL-2轟炸（機海航「水轟五」）及MiG-17殲擊機，聯合以「照明攻擊」戰術攔截攻擊中，墜毀於山東棲霞山區，全體機員壯烈成仁。法藍克上校頓失良友，表情悲傷，頻頻落淚，哀慟不已！

我認識的第五位「空軍組長」

寇茲上校（Col. Covey）是現役飛行空軍軍官，喜歡駕駛美方的C-47型交通機，往返於新竹與臺北之間，他每隔一週會來新竹基地巡視各個辦公室、修護廠房、庫房，與同仁打招呼與問候，讓大家感受到親切與和諧。他任滿回國時，空軍當局在松山基地指揮部，舉辦一場大型「惜別晚會」，經國先生偕徐煥昇總司令親臨參加，並代表政府表達慰問及感謝之意。筆者夫婦有幸應邀出席，全程參與，對這次晚會內容印象深刻。他回國後不久，就辦理退役。一九九九年，他偕夫人前來參加聚會，與衣復恩董事長（衣將軍退役後任職亞洲化學公司董事長）在圓山飯店，快樂敘舊，中美老戰友們八十餘員，重聚一堂，欣慰之情，無可言喻。

他任內主持作戰任務提示的人員，是一位電子專業的少校，名叫蓋茲（Maj. Gates）（化名）。蓋茲少校（Maj. Gates）常常利用空閒時間訪問本隊「情報分析室」（BDA-Bomber Defense Analysis Center），筆者此時已是全職參加「情報分析室」工作，與蓋茲少校常交換電



藍格利上校在空軍組多年，擔任中校(1962)各項重要工作，最友好懷特中校

中美雙方為籌備換裝B-3A新機，積極加強地面維修能力，空勤作戰人員培訓以及充實特殊器材之補給系統等繁雜項目，均能縝密規劃，有效協調，充分顯示出密切互動所獲致之亮麗績效。

藍格利上校(Col. Langley)對本隊「情報分析室」(BDA)工作績效，非常肯定，福特將軍接掌臺北中情局(CIA)站長時，由他陪同巡視並聽取「情報分析室」簡報，讓福特將軍瞭解黑蝙蝠中隊之優秀戰績及大陸地區中共空防部署之發展現勢。

子情報心得，他對「情報分析室」直接支援新進「電子反制官」訓練工作，頗表稱讚與鼓勵之意。

蓋茲少校服務僅一年，就回國高就，接替他職位的是拉森少校(Maj. Larson) (化名)，此人誠懇有禮，學技均佳。他曾經多次協助「情報分析室」製作英文簡報資料，工作效率奇佳。尤以本隊執行「金星演習」之電子戰演練時，筆者奉命與拉森少校，同赴「鵝鑾鼻」之戰管單位，主持國內首次實施之夜間電子戰「攻防演習」，空中與地面之行動配合，天氣條件，連絡程序，時間分配等均安排得恰當妥善，順利圓滿成功。

我認識的第六位「空軍組長」

接替寇茲上校(Col. Coates)的是藍格利上校(Col. Langley) (化名)，為現役空軍飛行軍官，謙恭有禮，與中方各級長官相處融洽，他常接觸的我方長官，有參謀長楊紹康中將，本中隊隊長呂德琪上校，以及中隊所屬之參謀人員等。尤其在民國五十五(一九六六)年間，

藍格利上校於一九六六年底，到本隊「情報分析室」巡視，他興奮的轉達美國五角大廈有關長官們，在聽取「臺灣執行ECM任務績效」的非正式座談會後，給予中華民國空軍的高度評價與讚譽。筆者係於一九六六年在美受訓時，應五角大廈邀請，參加是項非正式座談會。

藍格利上校曾與本隊隊長呂德琪上校，史無前例的集合全隊地勤維修官士作公開講話，藉以聯絡情感，鼓舞工作士氣，並闡述黑蝙蝠中隊對自由世界之偉大貢獻，令人印象深刻！藍格利上校於一九六八年初奉調回國，未及半載，忽然傳出他在華盛頓因病去世的不幸消息，中美同仁均同聲惋惜。

我認識的第七位「空軍組長」

自從藍格利上校於一九六八年離職後，因此時黑蝙蝠中隊已奉令停止出擊中國大陸任務，在此變化下，大部分美方工作人員分別陸續返國，僅少部分支援越南戰場的相關人員，繼續在新竹基地工作。藍格利上校的遺缺，未另

派新人接替，而是由CIA臺北站長納爾遜先生親自兼任。納爾遜先生兩度出任CIA臺北站長，與黑蝙蝠中隊上下同仁，非常熟悉，他也常來新竹基地，與中美同仁們交換意見。直到民國六十二(一九七三)年底，越南戰事結束，緊接著黑蝙蝠中隊也奉令解編，將近二十二年的中美情報合作關係，於是劃下句點，成為歷史！

執筆動機

筆者有幸全程參與電子偵察任務，也有幸服務黑蝙蝠中隊一十八載，當年在嚴格保密的要求下，既不能說，更不能寫，眼看這段輝煌歷史，就要永沉海底。幸今天當局為使此一群為國捐軀，殺生成仁的英雄烈士們，能為後人永遠歌頌，彰顯愛國事蹟，逐步予以公開展示。筆者內心深為激動，感觸良深，願在有生之年，竭盡心志，就個人記憶所及，把黑蝙蝠中隊的相關活動，記錄下來，公諸社會，提供各界朋友參考，讓黑蝙蝠中隊的光榮事蹟，在永恆的歷史上發出光輝，作為後人愛國奉獻之永久典範！

結語

黑蝙蝠中隊是中美兩國同仁共同工作的組合單位，國人部分，已先後發表多篇專文報導，串連起來，當可略見端倪。惟美方工作人員部分，甚少著墨。是故，本文則以介紹美國同仁為主。文內所述，純係個人所見之實際情況，據以成文。但因個人職卑位低，無機會接觸更多公務活動，故而所知有限。

黑蝙蝠中隊同仁，一向以「真誠」為座右銘，筆者身為隊員之一，願終身信守，「真誠」到底，對不實流言，虛構傳說，個人不妄加推測與論斷，以免混亂視聽，並願以此「真誠」兩字，與讀者朋友們共同勉勵之。